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刻拍案驚奇 第十四卷 趙縣君喬送黃柑 吳宣教乾償白鏹

詩云： 睹色相悅人之情，個中原有真緣分。
只因無假不成真，就裡藏機不可問。
少年鹵莽浪貪淫，等閒踰人風流陣。
饅頭不吃惹身羶，也俗傳名紫火囤。

聽說世上男貪女愛，謂之風情。只這兩個字，害的人也不淺、送的人也不少。其間又有奸詐之徒，就在這些貪愛上面，想出個奇巧題目來。做自家妻子不著，裝成圈套，引誘良家子弟，詐他一個小富貴，謂之「紫火囤」。若不是識破機關，硬浪的郎君，□個著了九個道兒。

記得有個京師人靠著老婆吃飯的，其妻塗脂抹粉，慣賣風情，挑逗那富家郎君。到得上了手的，約會其夫，只做撞著，要殺要剮，直等出財買命，贖足方休，被他弄得也不止一個了。有一個潑皮子弟深知他行徑，佯為不曉，故意來纏。其妻與了他些甜頭，勾引他上手，正在床裡作樂，其夫打將進來。別個著了忙的，定是跳下床來，尋躲避去處。怎知這個人不慌不忙，且把他妻子摟抱得緊緊的，不放一些寬鬆。伏在肚皮上，大言道：「不要嚷亂！等我完了事再講。」其妻子猶也似喊起來，亂顛亂推，只是不下來。其夫進了門，揹起帳子，喊道：「幹得好事！要殺！要殺！」將著刀背放在頸子上，捩了一捩，卻不下手。

潑皮道：「不必作腔，要殺就請殺。小子固然不當，也是令正約了來的。死便死做一處，做鬼也風流，終不然獨殺我一個不成？」其夫果然不敢動手，放下刀子，拿起一個大桿杖來，喝道：「權寄顆驢頭在頸上，我且痛打一回。」一下子打來，那撥皮溜撒，急把其妻番過來，早在臀脊上受了一杖。其妻又喊道：「是我，是我！不要錯打了！」潑皮道：「打他不錯，也該受一杖兒。」

其夫假勢頭已過，早已發作不出了。撥皮道：「老兄放下性子，小子是個中人，我與你熟商量。你要兩人齊殺，你嫂子是搖錢樹，料不捨得。若拋得到官，只是和姦，這番打破機關，你那營生弄不成。不如你捨著嫂子與我往來，我公道使些錢鈔，幫你買煤買米，若要紫火囤，別尋個主兒弄弄，須靠我不著的。」

其夫見說出海底眼，無計可奈，沒些收場，只得住了手，倒縮了出去。潑皮起來，從容穿了衣服，對著婦人叫聲「聒噪」，搖搖擺擺竟自去了。正是：

強中更有強中手，得便宜處失便宜。

恰是富家子弟郎君，多是嬌嫩出身，誰有此潑皮膽氣、潑皮手段！所以著了道兒。宋時向大理的衙內向士肅，出外拜客，喚兩個院長相隨到軍將橋，遇個婦人，鬢髮蓬鬆，涕泣而來。一個武夫，著青紵絲袍，狀如將官，帶劍牽驢，執著皮鞭。一頭走一頭罵那婦人，或時將鞭打去，怒色不可犯。隨後就有健卒□來人，抬著幾杠箱籠，且是沉重，跟著同走。街上人多立駐看他，也有說的，也有笑的。士肅不知其故，方在驚訝，兩個院長笑道：「這番經紀做著了。」士肅問道：「怎麼解？」院長道：「男女們也試猜，未知端的。衙內要知備細，容打聽的實來回話。」去了一會，院長來了，回說詳細。

原來浙西一個後生官人，到臨安赴銓試，在三橋黃家客店樓上下著。每下樓出人，見小房青簾下有個婦人行走，姿態甚美。撞著了多次，心裡未免欣動。問那送茶的小童道：「簾下的是店中何人？」小童攢著眉頭道：「店中被這婦人累了三年了。」官人驚道：「卻是為何？」小童道：「前歲一個將軍，帶著這個婦人，說是他妻子，要住個潔淨房子。住了□來日，就要到那裡近府去，留這妻子守著房臥行李，說道去半個月就好回來。自這一去，杳無信息。起初婦人自己盤纏，後來用得沒有了，苦央主人家說：『除了吃時，只等家主回來算還。』主人辭不得，一日供他兩番，而今多時了，也供不起了。只得替他募化著同寓這些客人，輪次供他，也不是常法，不知幾時才了得這孽債。」

官人聽得滿心歡喜，問道：「我要見他一見，使得麼？」小童道：「是好人家妻子，丈夫又不在，怎肯見人？」官人道：「既缺衣食，我尋些吃口物事送他，使得麼？」小童道：「這個使得。」

官人急走到街上茶食大店裡，買了一包蒸酥餅，一包果餡餅。在店家討了兩個盒兒裝好了，叫小童送去。說道：「樓上官人聞知娘子不方便，特意送此點心。」婦人受了，千恩萬謝。

明日婦人買了一壺酒，妝著四個菜碟，叫小童來答謝，官人也受了。自此一發注意不捨。隔兩日又買些物事相送，婦人也如前買酒來答。官人即燙其酒來吃，筐內取出金杯一隻，滿斟著一杯，叫茶童送下去，道：「樓上官人奉勸大娘子。」婦人不推，吃乾了。茶童復命，官人又斟一杯下去說：「官人多致意娘子，出外之人不要吃單杯。」婦人又吃了。官人又叫茶童下去，致意道：「官人多謝娘子不棄，吃了他兩杯酒，官人不好下來自勸，意欲奉邀娘子上樓，親獻一杯，如何？」

往返兩三次，婦人不肯來，官人只得把些錢來買囑茶童道：「是必要你設法他上來見見。」茶童見了錢，歡喜起來，又去說風說水道：「娘子受了兩杯，也該去回敬一杯。」被他一把拖了上來道：「娘子來了。」官人沒眼得看，婦人道了個萬福。官人急把酒斟了，唱個肥喏，親手遞一杯過來，道：「承蒙娘子見愛，滿飲此杯。」婦人接過手來，一飲而乾，把杯放在桌上。官人看見杯內還有餘瀝，拿過來吮嚙個不歇，婦人看見，嘻的一笑，急急走了下去。

官人看見情態可動，厚贈小童，叫他做著牽頭，時常弄他上樓來飲酒。以後便留同坐，漸不推辭，不像前日走避光景了。眉來眼去，彼此動情，勾搭上了手。然只是日裡偷做一二，晚間隔開，不能同宿。

如此兩月有餘。婦人道：「我日日自下而升，人人看見，畢竟免不得起疑。官人何不把房遷了下來？與奴相近，晚間便好相機同宿了。」官人大喜過望，立時把樓上囊橐搬下來，放在婦人間壁一間房裡，推說：「樓上有風，睡不得，所以搬了。」晚間虛閉著房門，竟在婦人房裡同宿。自道是此樂即並頭之蓮，比翼之鳥，無以過也。

才得兩晚，一日早起，尚未梳洗，兩人正自促膝而坐，只見外邊店裡一個長大漢子，大踏步踰將進來，大聲道：「娘子那裡？」驚得婦人手腳忙亂，面如土色，慌道：「壞了！壞了！吾夫來了！」那官人急閃了出來，已與大漢打了照面。大漢見個男子在房裡走出，不問好歹，一手揪住婦人頭髮，喊道：「幹得好事！幹得好事！」提起醋鉢大的拳頭只是打。那官人慌了，脫得身子，顧不得甚麼七長八短，急從後門逃了出去。剩了行李囊資，盡被大漢打開房來，席捲而去。適才□來個健卒扛著的箱篋，多是那官人房裡的了。他恐怕有人識破，所以還妝著丈夫打罵妻子模樣走路。其實婦人、男子、店主、小童，總是一夥人也。

士肅聽罷道：「那裡這樣不睹事的少年，遭如此圈套？可恨！可恨！」後來常對親友們說此目見之事，以為笑話。雖然如此，這還是到了手的，便紮了東西去，也還得了些甜頭兒。更有那不識氣的小二哥，不曾沾得半點滋味，也被別人弄了一番手腳，折了佬多本錢，還悔氣哩！正是：

美色他人自有緣，從傍何用苦垂涎。

請君只守家常飯，不害相思不損錢。

話說宣教郎吳約，字叔惠，道州人，兩任廣右官，自韶州錄曹赴吏部磨勘。宣教家本饒裕，又兼久在南方，珠翠香象，蓄積奇貨頗多，盡帶在身邊隨行，作寓在清河坊客店。因吏部引見留滯，時時出遊伎館，衣服鮮麗，動人眼目。客店相對有一小宅院，門首掛著青簾，簾內常有個婦人立著，看街上人做買賣。宣教終日在對門，未免留意體察。時時聽得他嬌聲媚語，在裡頭說話。又有

時露出雙足在簾外來，一灣新筍，著實可觀。只不曾見他面貌如何，心下惶惑不定，恨不得走過去揷開簾子一看，再無機會。那簾內或時巧囀鶯喉，唱一兩句詞兒。仔細聽那兩句，卻是「柳絲只解風前舞，悄繫惹那人不住」。

雖是也間或唱著別的，只是這兩句為多。想是喜歡此二句，又想是他有甚麼心事。宣教但聽得了，便跌足歎賞道：「是在行得緊，世間無此妙人。想來必定標緻，可惜未能勾一見！」懷揣著個提心吊膽，魂靈多不知飛在那裡去了。

一日正在門前坐地，呆呆的看著對門簾內。忽有個經紀，挑著一籃永嘉黃柑子過門，宣教叫住，問道：「這柑子可要博的？」經紀道：「小人正待要博兩文錢使使，官人作成則個。」宣教接將頭錢過來，往下就撲。那經紀墩在柑子籃邊，一頭拾錢，一頭數數。怎當得宣教一邊撲，一心牽掛著簾內那人在裡頭看見，沒心沒想的拋下去，何止千撲，再撲不成一個渾成來，算一算輸了一萬錢。

宣教還是做官人心性，不覺兩臉通紅，恨的一聲道：「壞了我□千錢，一個柑不得口，可恨！可恨！」欲待再撲，恐怕撲不出來，又要貼錢；欲待住手，輸得多了，又不甘伏。

正在歎恨間，忽見個青衣童子，捧一個小盒，在街上走進店內來。你道那童子生得如何：

短髮齊眉，長衣拂地。滴溜溜一雙俊眼，也會撩人。黑洞洞一個深坑，盡能害客。癡心偏好，反言勝似妖嬈；拗性酷貪，還是圖他撇脫。身上一團孩子氣，獨聳孤陽；腰間一道木樨香，合成眾唾。

向宣教道：「官人借一步說話。」宣教引到僻處，小童出盒道：「趙縣君奉獻官人的。」宣教不知是那裡說起，疑心是錯了，且揭開盒子來看一看，原來正是永嘉黃柑子□數個。宣教道：「你縣君是那個？與我素不相識，為何忽地送此？」小童用手指著對門道：「我縣君即是街南趙大夫的妻室。適在簾間看見官人撲柑子，折了本錢，不曾嘗得他一個，有些不快活。縣君老大不忍，偶然藏得此數個，故將來送與官人見意。縣君道：『可惜止有得這幾個，不能勾多，官人不要見笑。』」宣教道：「多感縣君美意。你家趙大夫何在？」小童道：「大夫到建康探親去了，兩個月還未回來，正不知幾時到家？」宣教聽得此話，心裡想道：「他有此美情，況且大夫不在，必有可圖，煞是好機會！」

連忙走到臥房內，開了篋取出色綵二端來，對小童道：「多謝縣君送柑，客中無可奉答，小小生活二匹，伏祈笑留。」小童接了走過對門去。須臾，又將這二端來還，上復道：「縣君多多致意，區區幾個柑子，打甚麼不緊的事，要官人如此重酬？決不敢受。」宣教道：「若是縣君不收，是差殺小生了，連小生黃柑也不敢領。你依我這樣說去，縣君必收。」小童領著言語對縣君說去，此番果然不辭了。

明日，又見小童拿了幾餅精緻小菜走過來道：「縣君昨日蒙惠過重，今見官人在客邊，恐怕店家小菜不中吃，手製此數餅送來奉用。」宣教見這般知趣著人，必然有心於他了，好不倖幸！想道：「這童子傳來傳去，想必在他身旁講得話做得事的，好歹要在他身上圖成這事，不可怠慢了他。」急叫家人去買些魚肉果品之類，盪了酒來與小童對酌。小童道：「小人是趙家小廝，怎敢同官人坐地？」宣教道：「好兄弟，你是縣君心腹人兒，我怎敢把你等閒廝覷！放心飲酒。」小童告過無禮，吃了幾杯，早已臉紅，道：「吃不得了。若醉了，縣君須要見怪，打發我去罷。」宣教又取些珠翠花朵之類，答了來意，付與小童去了。

隔了兩日，小童自家走過來玩耍，宣教又買酒請他。酒間與他說得入港，宣教便道：「好兄弟，我有句話問你，你家縣君多少年紀了？」小童道：「過新年才廿三歲，是我家主人的繼室。」宣教道：「模樣生得如何？」小童搖頭道：「沒正經！早是沒人聽見，怎把這樣說話來問？生得如何，便待怎麼？」宣教道：「總是沒人在此，說話何妨？我既與他送東送西，往來了兩番，也須等我曉得他是長是短的。」小童道：「說著我縣君容貌，真個是世間少比，想是天仙裡頭謫下來的。除了畫圖上仙女，再沒見這樣第二個。」

宣教道：「好兄弟，怎生得見他一見？」小童道：「這不難。等我先把簾子上的繫帶解鬆了，你明日只在對門，等他到簾子下來看的時節，我把簾子揷將出來，揷得重些，繫帶散了，簾子落了下來，他一時回避不及，可不就看見了？」宣教道：「我不要這樣見。」小童道：「要怎的見？」宣教道：「我要好好到宅子裡拜見一拜見，謝他平日往來之意，方稱我願。」小童道：「這個知他肯不肯？我不好自專得。官人有此意，待我回去稟白一聲，好歹討個回音來覆官人。」宣教又將銀一兩送與小童，叮囑道：「是必要討個回音。」

去了兩日，小童復來說：「縣君聞得要見之意，說道：『既然官人立意倦切，就相見一面也無妨。只是非親非故，不過因對門在此，禮物往來得兩番，沒個名色，遽然相見，恐怕惹人議論。』是這等說。」宣教道：「也是，也是。怎生得個名色？」想了一想道：「我在廣裡來，帶了許多珠寶在此，最是女人用得著的。我只做當面送物事來與縣君看，把此做名色，相見一面如何？」小童道：「好到好，也要去對縣君說過，許下方可。」小童又去了一會，來回言道：「縣君說：『使便使得，只是在廳上見一見，就要出去的。』」宣教道：「這個自然，難道我就挨住在宅裡不成？」小童笑道：「休得胡說！快隨我來。」宣教大喜過望。整一整衣冠，隨著小童三腳兩步走過趙家前廳來。

小童進去稟知了，門響處，宣教望見縣君打從裡面從從容容走將出來。但見：

衣裳楚楚，珮帶飄飄。大人家舉止端詳，沒有輕狂半點。小年紀面龐嬌嫩，並無肥重一分。清風引出來，道不得雲是無心之物。好光挨上去，真所謂容是誨淫之端。犬兒雖已到籬邊，天鵝未必來溝裡。

宣教看見縣君走出來，真個如花似玉，不覺的滿身酥麻起來，急急趨上前去唱個肥喏，口裡謝道：「屢蒙縣君厚意，小子無可答謝，惟有心得而已。」縣君道：「慚愧，慚愧。」宣教忙在袖裡取出一包珠玉來，捧在手中道：「聞得縣君要換珠玉，小人隨身帶得有些，特地過來面奉與縣君揀擇。」一頭說，一眼看，只指望他伸手來接。誰知縣君立著不動，呼喚小童接了過來，口裡道：「容看過議價。」只說了這句，便抽身往裡面走了進去。宣教雖然見了一見，並不曾說得一句悼俏的說話，心裡猾猾突突，沒些意思走了出來。

到下處，想著他模樣行動，歎口氣道：「不見時猶可，只這一番相見，定害殺了小生也！」以後遇著小童，只央及他設法再到裡頭去見見。無過把珠寶做因頭，前後也曾會過五六次面，只是一揖之外，再無他詞。顏色莊嚴，毫無可犯，等閒不曾笑了一笑，說了一句沒正經的話。那宣教沒人腳處，越越的心魂撩亂，注戀不捨了。

那宣教有個相處的粉頭，叫做丁惜惜，甚是相愛的。只因想著趙縣君，把他丟在腦後了，許久不去走動。丁惜惜邀請了兩個幫閒的再三來約宣教，請他到家裡走走。宣教一似掉了魂的，那裡肯去？被兩個幫閒的不由分說，強拉了去。丁惜惜相見，□分溫存，怎當得吳宣教一些不在心上。丁惜惜撒嬌撒癡了一會，免不得擺上東道來。宣教只是心不在焉光景，丁惜惜唱個歌兒嘲他道：「俏冤家，你當初纏我怎的？到今日又丟我怎的？丟我時頓忘了纏我意。纏我又丟我，丟我去纏誰？似你這般丟人，也少不得也有人來丟了你！」

當下吳宣教沒情沒緒，吃了兩杯。一心想著趙縣君生得□分妙處，看了丁惜惜，有好些不像意起來。卻是身既到此，沒及奈何只得勉強同惜惜上床睡了。雖然少不得幹著一點半點兒事，也是想著那個，借這個出火的。

雲雨已過，身體疲倦，正要睡去，只見趙家小童走來道：「縣君特請宣教敘話。」宣教聽了這話，急忙披衣起來，隨著小童就走。小童領了竟進內室，只見趙縣君雪白肌膚，脫得赤條條的眠在床裡，專等吳宣教來。小童把吳宣教儘力一推，推進床裡。吳宣教喜不自勝，騰的翻上身去，叫一聲：「好縣君，快活殺我也！」用得力重了，一個失腳，跌進裡床，吃了一驚醒來，見惜惜睡在身邊，朦朧之中，還認做趙縣君，仍舊跨上身去。丁惜惜也在睡裡驚醒道：「好饞貨！怎不好好的，做出這個極模樣！」吳宣教直等聽得惜惜聲音，方記起身在丁家床上，適才是夢裡的事，連自己也失笑起來。丁惜惜再四盤問：「你心上有何人，以致七顛八倒如此？」宣教只把閒話支吾，不肯說破。到了次日，別了出門。自此以後，再不到丁家來了。無晝無夜，一心只癡想著趙縣君，

思量尋機會挨光。

忽然一日，小童走來道：「一句話對官人說，明日是我家縣君生辰。官人既然與縣君往來，須辦些壽禮去與縣君作賀。一作賀，覺得人情面上愈加好看。」宣教喜道：「好兄弟，虧你來說，你若不說，我怎知道？這個禮節最是要緊，失不得的。」亟將綵帛二端封好，又到街上買些時鮮果品，雞鴨熟食各一盤，酒一樽，配成一副盛禮，先令家人一同小童送了去，說：「明日虔誠拜賀。」小童領家人去了。趙縣君又叫小童來推辭了兩番，然後受了。

明日起來，吳宣教整肅衣冠到趙家來，定要請縣君出來拜壽。趙縣君世不推辭，盛裝出到前廳，比平日更齊整了。吳宣教沒眼得看，足恭下拜。趙縣君慌忙答禮，口說道：「奴家小小生朝，何足掛齒？卻要官人費心賜此厚禮，受之不當！」宣教道：「客中乏物為敬，甚愧菲薄。縣君如此致謝，反令小子無顏。」縣君回顧小童道：「留官人吃了壽酒去。」宣教聽得此言，不勝之喜，道：「既留下吃酒，必有光景了。」

誰知縣君說罷，竟自進去。宣教此時如熱地上螞蟻，不知是怎的才是。又想那縣君如設帳的方士，不知葫蘆裡賣甚麼藥出來。呆呆的坐著，一眼望著內裡。須臾之間，兩個走使的男人，抬了一張桌兒，揩抹乾淨。小童從裡面捧出攢盒酒菜來，擺設停當，掇張椅兒請宣教坐。宣教輕輕問小童道：「難道沒個人陪我？」小童也輕輕道：「縣君就來。」

宣教且未就坐，還立著徘徊之際，小童指道：「縣君來了。」果然趙縣君出來，雙手纖纖捧著杯盤，來與宣教安席。道了萬福，說道：「拙夫不在，沒個主人做主，誠恐有慢貴客，奴家只得冒恥奉陪。」宣教大喜道：「過蒙厚情，何以克當？」在小童手中，也討個杯盤來與縣君回敬。安席了，兩下坐定。

宣教心下只說此一會必有眉來眼去之事，便好把幾句說話撩撥他，希圖成事。誰知縣君意思雖然濃重，容貌卻是端嚴。除了請酒請饌之外，再不輕說一句閒話。宣教也生煞煞的浪開不得開口，便宜得飽看一回而已。酒行數過，縣君不等宣教告止，自立起身道：「官人慢坐，奴家家無夫主，不便久陪，告罪則個。」吳宣教心裡恨不得伸出兩臂來，將他一把抱著。卻不好強留得他，眼盼盼的看他洋洋走了進去。宣教一場掃興，裡邊又傳話出來，叫小童送酒。宣教自覺獨酌無趣，只得分付小童多多上覆縣君，厚擾不當，容日再謝。慢慢地踱過對門下處來。真是一點甜糖抹在鼻頭上，只聞得香，卻銑不著，心裡好生不快。有〈銀絞絲〉一首為證：

前世裡冤家美貌也人，挨光已有二三分，好溫存，幾番相見意慇懃。眼兒落得穿，何曾近得身？鼻凹中糖味，那有唇兒分？一個清白的郎君發了也昏。我的天那！陣魂迷，迷魂陣。

是夜，吳宣教整整想了一夜，躊躇道：「若說是無情，如何兩次三番許我會面，又留酒，又肯相陪？若說是有情，如何眉梢眼角不見些光景，只是恁等板板地？往來有何了結？思量他每常簾下歌詞，畢竟通知文義。且去討討口氣，看看他如何回我？」算計停當，次日起來，急將西珠簪，用個沉香盒子盛了，取一幅花箋，寫詩一首在上。詩云：

心事綿綿欲訴君，洋珠顆顆寄殷勤。

當時贈我黃柑美，未解相如渴半分。

寫畢，將來同放在盒內，用個小記號圖書印皮封好了。忙去尋那小童過來，交付與他道：「多拜上縣君，昨日承蒙厚款，些些小珠奉去添妝，不足為謝。」小童道：「當得拿去。」宣教道：「還有數字在內，須縣君手自拆封，萬勿漏洩則個。」小童笑道：「我是個有柄兒的紅娘，替你傳書遞簡。」宣教道：「好兄弟，是必替我送送，倘有好音，必當重謝。」小童道：「我縣君詩詞歌賦最是精通，若有甚話寫去，必有回答。」宣教道：「千萬在意！」小童說：「不勞分付，自有道理。」

小童去了半日，笑嘻嘻的走將來道：「有回音了。」袖中拿出一個碧句匣來遞與宣教，宣教接上手看時，也是小小花押封記著的。宣教滿心歡喜，慌忙拆將開來，中又有小小紙封裹著青絲髮二縷，挽著個同心結兒，一幅羅紋箋上，有詩一首。詩云：

好將鬢髮付并刀，只恐經時失俊髦。

妾恨千絲差可擬，郎心雙挽莫空勞。

末又有細字一行，云：原珠奉璧，唐人云『何必珍珠慰寂寥』也。

宣教讀罷，跌足大樂，對小童道：「好了！好了！細詳詩意，縣君深有意於我了。」小童道：「我不懂得，可解與我聽？」宣教道：「他剪髮寄我，詩裡道要挽住我的心，豈非有意？」小童道：「既然有意，為何不受你珠子！」宣教道：「這又有一說，只是一個故事在裡頭。」小童道：「甚故事？」宣教道：「當時唐明皇寵了楊貴妃，把梅妃江采蘋貶入冷宮。後來思想他，懼怕楊妃不敢去，將珠子一封私下賜與他。梅妃拜辭不受，回詩一首，後二句云：『長門盡日無梳洗，何必珍珠慰寂寥？』今縣君不受我珠子，卻寫此一句來，分明說你家主不在，他獨居寂寥，不是珠子安慰得的，卻不是我來伴他寂寥麼？」小童道：「果然如此，官人如何謝我？」宣教道：「惟卿所欲。」小童道：「縣君既不受珠子，何不就送與我了？」宣教道：「珠子雖然回來，卻還要送去，我另自謝你便是。」

宣教箱中去取通天犀簪一枝，海南香扇墜二個，將出來送與小童道：「權為寸敬，事成重謝。這珠子再煩送一送去，我再附一首詩在內，要他必受。」詩云：

往來珍珠不用疑，還珠垂淚古來癡。

知音但使能欣賞，何必相逢未嫁時。

宣教便將一幅冰綃帕寫了，連珠子付與小童。小童看了笑道：「這詩意，我又不曉得了。」宣教道：「也是用著個故事。唐張籍詩云：『還君明珠雙淚垂，恨不相逢未嫁時。』今我反用其意，說道只要有心，便是嫁了何妨？你縣君若有意於我，見了此詩，此珠必受矣。」小童笑道：「原來官人是偷香的老手。」宣教也笑道：「將就看得過。」小童拿了一逕自去，此番不見來推辭，想多應受了。宣教暗自喜歡，只待好音。

丁惜惜那裡時常叫小二來請他走走，宣教好一似朝門外候旨的官，惟恐不時失誤了宣召，那裡敢移動半步？

忽然一日傍晚，小童笑嘻嘻的走來道：「縣君請官人過來說話。」宣教聽罷，忖道：「平日只是我去挨光，才設法得見面，並不是他著人來請我的。這番卻是先叫人來相邀，必有光景。」因問小童道：「縣君適才在那裡？怎生對你說叫你来請我的？」小童道：「適才縣君在臥房裡，卸了妝飾，重新梳裹過了，叫我進去，問說：『對門吳官人可在下處否？』我回說：『他這幾時只在下處，再不到外邊去。』縣君道：『既如此，你可與我悄悄請過來，竟到房裡來相見，切不可驚張。』如此分付的。」

宣教不覺踴躍道：「依你說來，此番必成好事矣！」小童道：「我也覺得有些異樣，決比前幾次不同。只是一件，我家人口頗多，耳目難掩。日前只是體面上往來，所以外觀不妨。今卻要到內室裡去，須瞞不得許多人。就是悄著些，是必有幾個知覺，露出事端，彼此不便，須要商量。」宣教道：「你家中事體，我怎生曉得備細？須得你指引我道路，應該怎生才妥？」小童道：「常言道：『有錢使得鬼推磨。』世上那一個不愛錢的？你只多把些賞賜分送與我家裡人了，我去調開了他每。他每各人心照，自然躲開去了，任你出入，就有撞見的也不說破了。」宣教道：「說得甚是有理，真可以築壇拜將。你前日說我是偷香老手，今日看起來，你也像個老馬泊六了。」小童道：「好意替你計較，休得取笑！」

當下吳宣教拿出二□兩零碎銀兩，付與小童說道：「我須不認得宅上甚麼人，煩你與我分派一分派，是必買他們盡皆口靜方妙。」小童道：「這個在我，不勞分付。我先行一步，停當了眾人，看個動靜，即來約你同去。」宣教道：「快著些個。」小童先去了，吳宣教急揀時樣齊楚衣服，打扮得齊整。真個賽過潘安，強如宋玉。眼巴巴只等小童到來，即去行事。正是：

羅綺層層稱體裁，一心指望赴陽臺。

巫山神女雖相待，雲雨寧知到底諧。

說這宣教坐立不定，只想赴期。須臾，小童已至，回覆道：「眾人多有了賄賂，如今一去，逕達寢室，毫無阻礙了。」宣教不勝歡喜，整一整巾幘，灑一灑衣裳，隨著小童，便走過了對門。不由中堂，在傍邊一條街裡轉了一兩個灣曲，已到臥房之前。只見趙縣君嬾梳妝模樣，早立在簾兒下等候。見了宣教，滿面堆下笑來，全不比日前的莊嚴了。開口道：「請官人房裡坐地。」一個丫鬟掀起門簾，縣君先走了進房，宣教隨後入來。只是房裡擺設得精緻，爐中香煙馥郁，案上酒肴齊列。

宣教此時蕩了三魂，失了六魄，不知該怎麼樣好，只是低聲柔語道：「小子有何德能，過蒙縣君青盼如此？」縣君道：「一向承蒙厚情，今良宵無事，不揣特請官人清話片晌，別無他說。」宣教道：「小子客居旅邸，縣君獨守清閨，果然兩處寂寥。每遇良宵，不勝懷想。前蒙青絲之惠，小子緊緊懷袖，勝如貼肉。今蒙寵召，小子所望，豈在酒食之類哉？」縣君微笑道：「休說閒話，且自飲酒。」

宣教只得坐了，縣君命丫鬟一面斟下熱酒，自己舉杯奉陪。宣教三杯酒落肚，這點熱團團與兒直從腳跟下冒出天庭來，那裡按納得住？面孔紅了又白，白了又紅。箸子也倒拿了，酒盞也潑翻了，手腳都忙亂起來。覷個丫鬟走了去，連忙走過縣君這邊來，跪下道：「縣君可憐見，急救小子性命則個！」縣君一把扶起道：「且休性急！妾亦非無心者，自前日博柑之日，便覺鍾情於子。但禮法所拘，不敢自逞。今日久情深，清夜思動，愈難禁制，冒禮忘嫌，願得親近。既到此地，決不教你空回去了。略等人靜後，從容同就枕席便了。」宣教道：「我的親親的娘！既有這等好意，早賜一刻之歡也是好的。叫小子如何忍耐得住？」

縣君笑道：「怎恁地饞得緊？」即喚丫鬟們快來收拾，未及一半，只聽得外面喧嚷，似有人喊馬嘶之聲，漸漸近前堂來了。宣教方在神魂蕩颺之際，恰像身子不是自己的，雖然聽得有些詫異，沒工夫得疑慮別的，還只一味癡想。忽然一個丫鬟慌慌忙忙撞進房來，氣喘喘的道：「官人回來了！官人回來了！」縣君大驚失色道：「如何是好？快快收拾過了桌上的！」即忙自己幫著搬得桌上罄淨。宣教此時任是奢遮膽大的，不由得不慌張起來，道：「我卻躲在那裡去？」縣君也著了忙道：「外邊是去不及了。」引著宣教的手，指著床底下道：「權躲在這裡面去，勿得做聲！」宣教思量走了出去便好，又恐不認得門路，撞著了人。左右看著房中，卻別無躲處。一時慌促，沒計奈何，只得依著縣君說話，望著床底一鑽，顧不得甚麼塵灰齷齪。且喜床底寬闊，戰兢兢的蹲在裡頭，不敢喘氣。

一眼偷覷著外邊，那暗處望明處，卻見得備細。看那趙大夫大踏步走進房來，口裡道：「這一去不覺好久，家裡沒事麼？」縣君著了忙的，口裡牙齒捉對兒廝打著，回言道：「家……家……家裡沒事。你……你……你如何今日才來？」大夫道：「家裡莫非有甚事故麼？如何見了我舉動慌張，語言失措，做這等一個模樣？」縣君道：「沒……沒……沒甚事故。」大夫對著丫鬟問道：「縣君卻是怎的？」丫鬟道：「果……果……果然沒有甚麼怎……怎……怎的。」

宣教在牀下著急，恨不得替了縣君、丫鬟的說話，只是不敢爬出來。大夫遲疑了一回道：「好詫異！好詫異！」縣君按定了性，才說得話兒囫圇，重複問道：「今日在那裡起身？怎夜間到此？」大夫道：「我離家多日，放心不下。今因有事在婺州，在此便道，暫歸來看，明日五更就要起身過江的。」

宣教聽得此言，驚中有喜，恨不得天也許下了半邊，道：「原來還要出去，卻是我的造化也！」縣君又問道：「可曾用過晚飯？」大夫道：「晚飯已在船上吃過，只要取些熱水來洗腳。」縣君即命丫鬟安好了足盆，廚下去取熱水來傾在裡頭了。大夫便脫了外衣，坐在盆間，大肆澆洗。澆洗了多時，潑得水流滿地，一直淌進床下來。因是地板房子，鋪牀處壓得重了，地板必定低些，做了下流之處。

那宣教正蹲在裡頭，身上穿著齊整衣服，起初一時極了，顧不得惹了灰塵，鑽了進去。而今又見水流來了，恐怕污了衣服，不覺的把袖子束收西斂，來避那些齷齪水，未免有些窸窣窸窣之聲。大夫道：「奇怪！床底下是甚麼響？敢是蛇鼠之類，可拿燈燭來照照。」丫鬟未及答應，大夫急急揩抹乾淨，即伸手桌子上去取燭臺過來。捏在手中，向床底下一看。不看時萬事全休，這一看，好似：

霸王初入垓心內，張飛剛到瀾陵橋。

大夫大吼一聲道：「這是甚麼鳥人？躲在這底下？」縣君支吾道：「敢是個賊？」大夫一把將宣教拖出來道：「你看！難道有這樣齊整的賊？怪道方才見吾慌張，原來你在家養奸夫！我去得幾時，你就是這等羞辱門戶！」先是一掌打去，把縣君打個滿天星。縣君啼哭起來，大夫喝教奴僕都來，此時小童也只得隨著眾人行止。大夫叫將宣教四馬攢蹄，捆做一團。聲言道：「今夜且與我送去廂裡吊著，明日臨安府推問去！」大夫又將一條繩來，親自動手也把縣君縛住道：「你這淫婦，也不與你干休！」縣君只是哭，不敢回答一言。大夫道：「好惱！好惱！且煖酒來我吃著消悶！」從人丫鬟們多慌了，急去灶上撮些煖飯，熱酒拿來。大夫取個大甌，一頭吃，一頭罵。又取過紙筆，寫下狀詞，一邊寫，一邊吃酒。吃得不少了，不覺懵懵睡去。

縣君悄悄對宣教道：「今日之事固是我誤了官人，也是官人先有意向我，誰知隨手事敗。若是到官，兩個多不好了，為之奈何？」宣教道：「多蒙縣君好意相招，未曾沾得半點恩惠，今事若敗露，我這一官只當斷送在你這冤家手裡了。」縣君道：「沒奈何了，官人只是下些小心求告他。他也是心軟的人，求告得轉的。」正說之間，大夫醒來，口裡又喃喃的罵道：「小的們打起火把，快將這賊弟子孩兒送到廂裡去！」

眾人答應一聲，齊來動手。宣教著了急，喊道：「大夫息怒，容小子一言。小子不才，忝為宣教郎，因赴吏部磨勘，寓居府上對門。蒙縣君青盼，往來雖久，實未曾分毫犯著玉體。今若到公府，罪犯有限，只是這官職有累。望乞高抬貴手，饒過小子，容小子拜納微禮，贖此罪過罷！」大夫笑道：「我是個宦門，把妻子來換錢麼？」宣教道：「今日便壞了小子微官，與君何益？不若等小子納些錢物，實為兩便。小子亦不敢輕，即當奉送五百千過來。」大夫道：「如此口輕，你一個官，我一個妻子，只值得五百千麼？」

宣教聽見論量多少，便道是好處的事了，滿口許道：「便再加一倍，湊做千緡罷。」大夫還只是搖頭。縣君在傍哭道：「我只為買這官人的珠翠，約他來議價，實是我的不是。誰知撞著你來捉破了，我原不曾點污，今若拿這官人到官，必然扳下我來。我也免不得到官對理，出乖露醜，也是你的門面不雅。不如你看日前夫妻之面，寬恕了我，放了這官人罷！」大夫冷笑道：「難道不曾點污？」

眾從人與丫鬟們前是小童賄賂過的，多來磕頭討饒道：「其實此人不曾犯著縣君，只是暮夜不該來此，他既情願出錢贖罪，官人罰他重些，放他去罷。一來免累此人官職，二來免致縣君出醜，實為兩便。」縣君又哭道：「你若不依我，只是尋個死路罷了！」大夫默然了一晌，指著縣君道：「只為要保全你這淫婦，要我忍這樣臟污！」

小童忙攛到宣教耳邊低言道：「有了口氣了，快快添多些，收拾這事罷。」宣教道：「錢財好處，放綁要緊。手腳多麻木了。」大夫道：「要我饒你，須得二千緡錢，還只是買那官做。羞辱我門庭之事，只當不曾提起，便宜得多了。」宣教連聲道：「就依著是二千緡，好處！好處！」

大夫便喝從人，教且鬆了他的手。小童急忙走去把索子頭解開，鬆出兩隻手來。大夫叫將紙墨筆硯拿過來，放在宣教面前，叫他寫個不願當官的招伏。宣教只得寫道：「吏部候勘宣教郎吳某，只因不合闖入趙大夫內室，不願經官，情甘出錢二千貫贖罪，並無詞說。私供是實。」趙大夫取來看過，要他押了個字。便叫放了他綁縛，只把頸子拴了，叫幾個方才隨來家的戴大帽，穿一撒的家人，押了過對門來，取足這二千緡錢。

此時亦有半夜光景，宣教下處幾個手下人已此都睡熟了。這些趙家人個個如狼似虎，見了好東西便搶，珠玉犀象之類，狼籍了不知多少，這多是二千緡外加添的。吳宣教足足取勾了二千數目，分外又把些零碎銀兩送與眾家人，做了東道錢。眾人方才住手。

賣了東西，仍同了宣教，押到家主面前交割明白。大夫看過了東西，還指著宣教道：「便宜了這弟子孩兒！」喝叫：「打出去！」

宣教抱頭鼠竄走歸下處，下處店家燈尚未熄。宣教也不敢把這事對主人說，討了個火，點在房裡了，坐了一回，驚心方定。無聊無賴，叫起個小廝來，盪些熱酒，且圖解悶。一邊吃，一邊想道：「用了這幾時工夫，才得這個機會，再差一會兒也到手了。誰想卻如此不偶，反費了許多錢財！」又自解道：「還算造化哩。若不是趙縣君哭告，眾人拜求，弄得到當官，我這官做不成了。只是縣君如此厚情厚德，又為我加此受辱。他家大夫說，明日就出去的，這倒還好個機會。只怕有了這番事體，明日就使不在家，是必分外防守，未必如前日之便了。不知今生到底能勾相傍否？」心口相問，不覺潸然淚下，鬱抑不快，呵欠上來，也不脫衣服，倒頭便睡。

只因辛苦了大半夜，這一睡直睡到第二日晌午，方才醒來。走出店中舉目看去，對門趙家門也不關，簾子也不見了。一望進去，直看到裡頭，內外洞然，不見一人。他還懷著昨夜鬼胎，不敢進去，悄悄叫個小廝，一步一步挨到裡頭探聽。直到內房左右看過，並無一個人走動蹤影。只見幾間空房，連傢伙什物一件也不見了。出來回覆了宣教。

宣教付道：「他原說今日要到外頭去，恐怕出去了，我又來走動，所以連家眷帶去了。只是如何搬得這等罄淨？難道再不回來住了？其間必有緣故。」試問問左右鄰人，才曉得趙家也是那裡搬來的，住得不□分長久。這房子也只是賃下的，原非己宅，是用著美人之局，紮了火囤去了。

宣教渾如做了一個大夢一般，悶悶不樂，且到丁惜惜家裡消遣一消遣。惜惜接著宣教，笑容可掬道：「甚好風吹得貴人到此？」連忙置酒相待。飲酒中間，宣教頻頻的歎氣。惜惜道：「你向來有了心上人，把我冷落了多時。今日既承不棄到此，如何只是嗟歎，像有甚不樂之處？」宣教正是事在心頭，巴不得對人告訴，只得把如何對門作寓，如何與趙縣君往來，如何約去私期，卻被丈夫歸來拿住，將錢買得脫身，備細說了一遍。

惜惜大笑道：「你枉用癡心，落了人的圈套了。你前日早對我說，我敢也先點破你，不著他道兒也不見得。我那年有一夥光棍將我包到揚州去，也假了商人的美妾，紮了一個少年子弟千金，這把戲我也曾弄過的。如今你心愛的縣君，又不知是那一家歪刺貨也！你前日瞞得我好，撇得我好，也教你受些業報。」

宣教滿臉羞慙，懊恨無已。丁惜惜又只顧把說話盤問，見說道身畔所有剩得不多，衍衍家本色，就不□分親熱得緊了。宣教也覺怏怏，住了一兩晚，走了出來。滿城中打聽，再無一些消息。看看盤費不勾用了，等不得吏部改秩，急急走回故鄉。親眷朋友曉得這事的，把來做了笑柄。

宣教常時忽忽如有所失，感了一場纏綿之疾，竟不及調官而終。可憐吳宣教一個好前程的，著了這一些魔頭，不自尊重，被人弄得不得尷尬，沒個收場。如今奉勸人家子弟，血氣未定貪淫好色，不守本分不知利害的，宜以此為鑒！詩云：

一嚮肉味不曾嘗，已盡纏頭罄橐裝。

盡道陷人無底洞，誰知洞口賺劉郎！